Karl FREY

艾希施塔 – 旧城新貌

艾希施塔是一个一万三千人口的小城镇，但它从744年开始就因主教驻地而扬名。1980年这里成立了德语国家唯一的一所天主教大学。

艾希施塔 – 南面图
出自1627年 Mathäus Merian 之手的铜版画

教会的势力主导了这个城市的布局：大教堂的南面是围绕着梯形主教广场而建的宗教建筑群。大教堂的北面连接以市场为中心的居民区。今天的艾希施塔是1634年全城大火之后重建的。重建的风格虽然是巴洛克式的，但是基础还是中世纪的原样：艾希施塔并非是奢华的巴洛克宝藏之地；它没有庞大的建筑群和宽旷的穿城大道。由于城市在19世纪远离交通枢纽和工业化进程，它的古城基础与建筑保留完善。

天主教大学的成立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福音：它经历了一次如同巴洛克时代的发展推动。这次机会使它的历史建筑得以利用城市建设扶持资金进行修缮，这些建筑原本已被文物保护机构宣告可以拆除了。

在艾希施塔，我们经常碰到文物保护的基本问题：由于旅游业是当地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旅游的视角占了上风。人们热衷于新式仿古建筑，以迎合对古建筑的俗套观念。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品味颇值怀疑，却也大行其道。官方文物保护机构支持这类观点。因循守旧的思路阻碍了与新建筑方案的对话。

官方文物保护机构内部对古建筑的修缮说法不一，但是按历史发展建造新式建筑的想法却几乎无人认同。另外，与平庸的设计相比，结构复杂的建筑设计不易为人理解，在审批机构也同样知音难觅。

究其原因还是固有的视觉习惯在作祟。这给我们在艾希施塔这个高级古建筑云集的城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舒适安逸的巴洛克情调无论如何不能被破坏。但是，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实际上，根据新的社会需要对那些老建筑改建很有必要。

当我们决定重新利用一座历史性建筑而对其修复时，最重要的是考虑它的建筑质量。这就要求我们一开始就对建筑的结构进行剖析，对现状进行分析。必须将建筑物的骨干找出来，还其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

能决定，是否还能保留或恢复建筑结构以重现历史风貌。如果成本太高，就应该把它拆掉。

以下是这个教区的几个实例：

夏宫

在建立大学、为校长寻找办公空间时，艾希施塔历代侯爵主教的巴洛克夏宫早已几近败落。在修复过程中，卡尔约瑟夫·夏特纳(1957-1991年艾希施塔教区建筑管理机构主任)奉行的原则是附加建筑的选材要突出新意。他把底层花园一侧的走廊重新打开，以大块玻璃将粗大的经防锈处理的钢框架内的空间封闭。这样既增加了新用途，也保留了原先建筑的开放性。

前夏宫在改建之后

孤儿院

巴洛克风格的孤儿院本来已经准备拆除了，大学将它买下并改建成了一座学院楼。考古研究发现，18世纪时曾有建筑师将两个三层高的楼合并在一起，它们之间原来有一条小巷。这座雄伟的建筑有着华贵的四坡屋顶，1719年建造，共三层，地基为梯形。几百年来它虽历经多次改建，但建筑的骨架没有损坏。在修缮过程中，原来正墙面的遗留部分显露出来。由于最早的建筑结构清晰可见，且其设计理念可以恢复，所以我们认为完全可以把原来的建筑骨架从后来的改建中剥离出来，还其巴洛克风格原貌。

前孤儿院：改建前的北正面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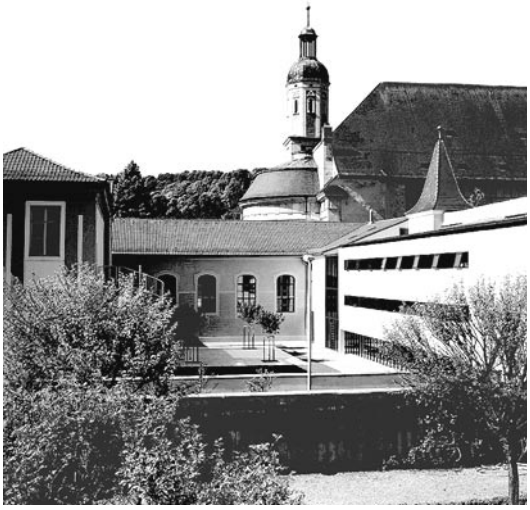
在城里，孤儿院看起来像一个浑然一体的六层楼的庞然大物。卡尔约瑟夫·夏特纳重修了南翼、东翼和西翼，而不得不拆除了北翼和老的独栋房子之间的连接墙。他在北端修了一道新墙面，上面的开口没有安装玻璃，便于设置防火梯。内部的修缮完全依照原样。早先的小巷改成了带顶的过道和中心楼梯间。

前孤儿院：改建后的北正面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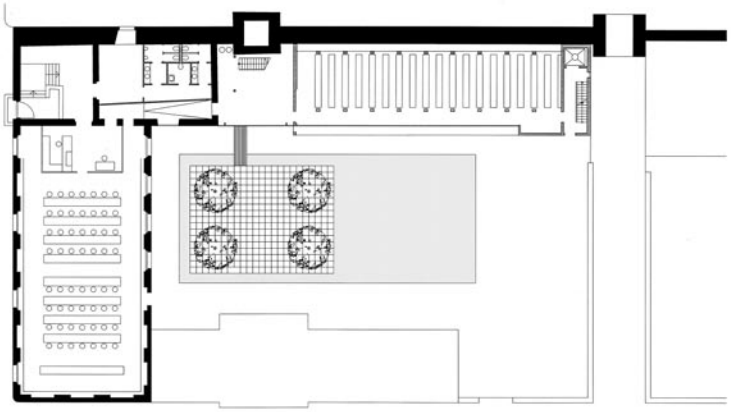
与清一色的巴洛克建筑形成反差的是东面连接的复合楼群。第一批建筑物建于15世纪中叶，五百年里经历了许多变迁。建筑实体不尽相同，大多数已腐朽不堪。因此，这里并不需要完全复制古建筑，何况从建筑艺术角度看，某些建筑已意义不大。我们之所以决定保留建筑物，目的是留下历史上总体城市建设准则的记忆：它与坐落在街对面的夏宫形成一个城市入口的格局，孤儿院带拐角的正墙已属内城了。仅以城区入口这点来看，浩繁的修缮工作便是值得的。

侯爵主教的马厩

中世纪的城墙边上有原侯爵主教的马厩。这个建筑准备改造和扩建成包括阅览室和书库的大学图书馆。原先的巴洛克四翼建筑现在只剩下了一栋在19世纪改建成大礼堂的长形人字结构建筑。那里修建了阅读室，而与老建筑呈直角地方又建造了一栋新楼作库房。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关键是拉开新建筑与老城墙的距离，以便使它的轮廓从内外两侧都更加清晰：新建筑没有靠在上面，而是接在它后面的墙冠上，形成了新旧建筑并存的格局。历史城墙及其相连的城楼没有被新建筑所吞噬，而是在光线与空间的空隙中傲然独立。外形的构造与原先的马厩颇为相似，但形式上的简约，再加上只使用三种材料(水泥、钢材、玻璃)又使得新建筑以及楼梯间与老建筑绝然不同。



大学图书馆：前大学礼堂（中间）和新建的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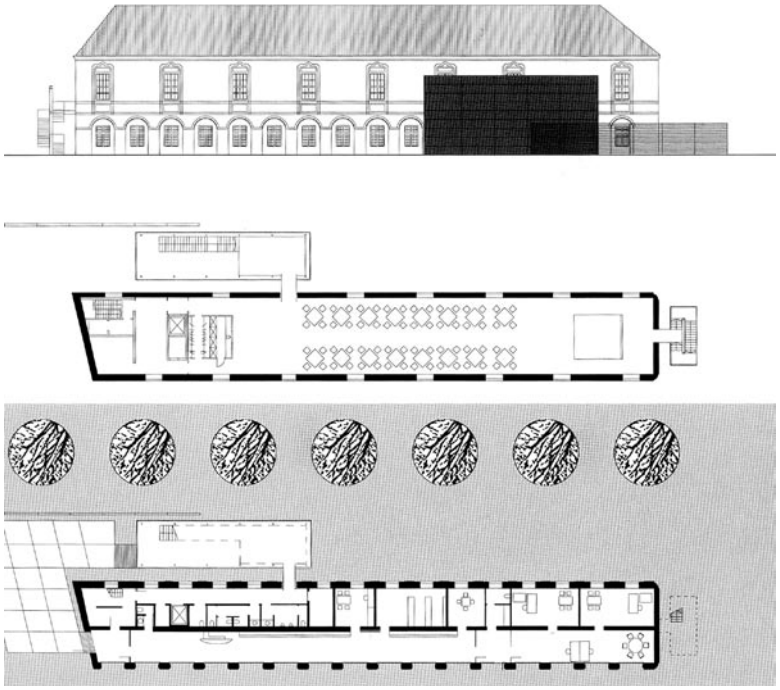
大学图书馆：底层平面图

耶稣会士学院

在英格施塔特，我们的任务是改建一个原属于某耶稣会士学院的建筑群，它始建于1582年，并在后来的几百年内多次扩建。在这个较长的两层楼建筑主体中，拟在底层安置一个书店和办公空间，楼上是巴洛克风格的展厅，这里要把后来添改的部分拆除，恢复原貌。另外还要求这三个不同的功能区域要各自独立出入。

尽管巴洛克风格的二楼是16世纪时才加盖的，但建筑的外表是一体的。底层两侧都有开放的内廊，西面一侧修建了假拱。但整个层面的正中间由一堵墙隔开。书店安排在南端的内廊部分，办公空间在北面。我们用玻璃封闭了东面的内廊，玻璃的分块尺寸与二层的老窗户对称呼应。窗子在安装时尽量不影响廊柱的装饰图案，并尽量后移以便保存内廊区域的立体感。书店里的黑色玻璃框架略微突出于墙面，节奏断断续续，窄长的空间似乎成了一个中心透视层次交替的舞台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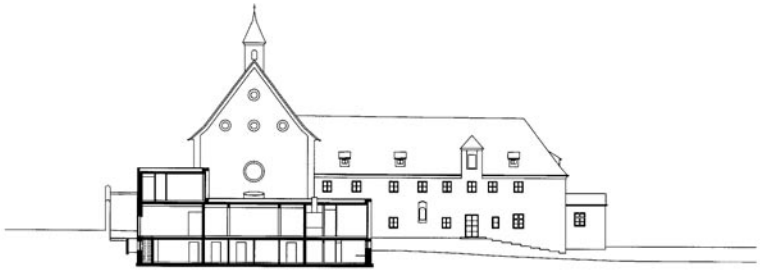
前耶稣会会士教学楼：改建后的东正面墙



前耶稣会会士教学楼：底层和二楼平面图

我们在长长的西侧设计了一个独立楼梯间，通向二楼巴洛克风格的活动大厅。楼梯间是横卧的立方体，由玻璃与钢材结构组成，看起来轻巧。形式来源于功能，楼梯间同时又融入了巴洛克风格。此外，钢架随巴洛克式正墙的分隔而变化。钢制的踏步和榉木的扶手从正面和侧面看像径直而上的楼梯，而实际上它在半高处经一小平台后分两段上楼。上面楼梯口是一处宽敞的平台，从这里可以眺望内城的屋顶和大教堂。一条狭窄的栈道通向大厅，一个拓宽的窗口成为入口处。

圣衣会修女院



圣衣会修女院：前方济各会修道院前的新建筑截面图

在丽丝河畔的威姆丁，我们的任务是重新构建一座圣衣会修女院。除了一间（外人不得入内的）禁室之外，这个教会没有其他建筑需求。因此，将一座空闲的17世纪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加以改建显得颇为合适。我们重新装修，加盖了前门，修缮了整个修道院，包括外围设施和花园。在修建时既保留了老建筑原有的结构，又注重了新功能：底层是集体空间，可以通过原来开放式的十字形回廊进出，楼上是修女寝室。教堂内部根据不同的礼拜要求作了改动，并调换了破损的玻璃窗。所有满足新功能所需的附加空间(会谈室、客房、手工作坊、商店和库房)占地很少，都安排在新建筑中。这里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紧凑的建筑体，对老建筑毫无影响，明显地处于次要地位，但又由于它在进门庭院和空间里的位置而不能忽视。新建筑的正墙面是对环境作出的反应：面向嘈杂的街道一侧是封闭的，而南面禁室一侧则几乎完全开放。

圣衣会修女院：新建筑